



花语为诗

泪成词

——那些花儿的哀愁与情殇

曾雅娴 /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花语为诗，泪成词



曾雅娴 /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语为诗,泪成词/曾雅娴著. —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2.12

ISBN 978-7-5502-1096-7

I. ①花… II. ①曾…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1294号

花语为诗,泪成词

作 者: 曾雅娴

责任编辑: 李 征

封面设计: 晓 晋

排版制作: 刘碧微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84千字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8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1096-7

定价: 29.8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2069000

自序 我有一段情说给诸君听



是的。所有际遇的内里都是凉的，包括与一朵花的相遇，因为多数的相逢都将为离别埋下伏笔。

但我猜每一个爱花之人会爱一朵花开，也必然会爱一朵花败，会爱那些纸中长新的花事情事，它们一寸一寸淘深这浅薄的光阴，浓浓浅浅的喜与忧就悄悄浸透了古典的诗行。当不老的雁字娓娓掠过青山的苍茫，在天上海上的月光中，映出越来越厚重的——是人们对爱的供养。

沧海桑田外，一汀烟雨里，总有一首诗、一朵花、一段情会是你的弱水一瓢，让你饮尽今生今世依旧嫌短。且让我做一个说书的人，用缓缓陌上花开的口吻，跳过水坑绕过小村，讲相遇的缘分、虚掷的青春、长亭的离分、策马的绝尘……

三万里孤鸿明灭，数千载光阴荏苒，我们可以从《诗经》顺流而下，采撷唐诗的豪气和浩瀚、宋词元曲的婉约与精致，暂

且不用去关心什么泾渭分明的平仄韵脚。你看，那些百媚千娇的花，在尺素和青简里，如在水一方的佳人，轻轻地，正向我们，走来。

你听，那位无名氏诗人曾在久远的《诗经·桃夭》里吟着：“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这大约是最早对于桃花灿烂的描绘。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桃花如约而至，情窦初开的女子得偿所愿终于嫁得良人归。而唐朝诗人李白的《清平乐》是描写牡丹：“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那么的华美倾城，我仿佛看到四月的牡丹满城怒放了，闭上眼，贪婪地呼吸着牡丹的清香，一朵，两朵，九朵，无数朵。每一丝，每一缕，都让人不忍错过。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宋代陆游《卜算子·咏梅》自然是一阕好词，没有晦涩难懂的字句，而是你一入眼就已有清风由远及近入怀的隽永和飘逸，如韵生香会让人过目不忘，进而有惆怅、悠远和那一抹清冷就莫名地揉进了心底。

墙角一枝梅也不知开了多少年，冰肌玉骨，寂寞无主，暗香浮动，又被多少诗人惦记复写起也真的无从去数清。让我们对花而歌，先一半惆怅，后一半清欢。

来吧，听不老的风儿说话，二月杏花开在屋檐下，五月石榴似火把，夏日清荷吐新芽，十月甜菊泡香茶……

我爱那些美人如花隔云端、万紫千红芙蓉色的诗词歌赋，女人的，男人的，忧伤的，完满的，它们若一一站立，就是一片珠

光熠熠的海洋，就是清晨山巅欲滴的朝露，沾染着天地的灵气。

每一首诗词，都是一个故事，每一首诗词里的花，是孤雁落平沙，也是心事付蒹葭，是对饮三大白，也是春红谢林花……

那一些人，那一段情，那一朵花，都会轻而有力地叩击着心扉，恰似故人归来，共剪西窗烛。所以，当我开始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心里仿佛盛开着那些古老诗词里累积的无数甜蜜与珍惜，桃李芬芳，开在眉睫，明艳千里。

牡丹艳，梨花白，海棠伤，桂花香，芍药羞，荼蘼晚……而世事其实也如一场繁花，次第开落，枝枝绕绕，又美不胜收。

什么都不用多说了，衣上酒痕诗里字，文字里的温暖情意会从赣江之水开始游弋，在眠也未眠、醉也无醉的疏影夜窗下，愿这些无尽的花开如笛声轻诉，可以慰藉尘世中偶尔疲惫的心田。辗转流光的飞逝之外，如高山遇流水，如良辰遇美景，我们注定需要一次流红滴翠的相逢，再与思念，相濡以沫。而昨夜遗失的花朵定会和你温润的掌心里渐渐复苏，并且永不再凋零。

目 录

- 001 一、玉簪花，随风吹落到君家
- 009 二、牡丹，名花倾国两相欢
- 017 三、海棠，默默无言解语花
- 025 四、至今没有一朵花像你，丁香
- 034 五、一念心清静，处处莲花开
- 042 六、杨花可是无情物
- 050 七、木棉，却原来红妆初始为君开
- 058 八、她把心儿藏在梨花下
- 065 九、石榴，开如火，也如寂寞
- 072 十、雨打芙蓉泪不干
- 080 十一、哪儿去了，甜的蔷薇
- 088 十二、一朵花，她叫水仙
- 096 十三、请你一定要微笑，因为紫薇花尚好
- 104 十四、栀子花，一桩不会老去的心事
- 112 十五、去看看那些玫瑰吧
- 120 十六、不见合欢花，空倚相思树

- 129 十七、无常似杏花，幻灭若朝霞
- 137 十八、杜鹃花，我以我心向你开
- 146 十九、荼蘼，终是锦书难托
- 155 二十、茉莉，这种漫不经心的美与好
- 165 二十一、樱花，从此遇见的人都像你
- 173 二十二、桂花，不知秋思落谁家
- 181 二十三、菊花残，满地伤
- 189 二十四、月季，若只是喜欢，何以夸张成爱
- 197 二十五、子夜想歌，桐花先落
- 205 二十六、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 214 二十七、槿花，愿你是挨幸福最近的那一朵
- 221 二十八、一点芭蕉一点愁
- 229 二十九、世有桃花，生生不息
- 237 三十、梅花，幸好还有香，如故
- 245 附 明朝诗人程羽文《花历》

一、玉簪花，随风吹落到君家



——玉簪花却不同，从不要人照料，只管自己蓬勃生长。往后院月洞门小径的两旁，随便移栽了几个嫩芽，次年便有绿叶白花，点缀着夏末秋初的景致。我的房门外有一小块地，原有两行花，现已形成一片，绿油油的，完全遮住了地面。在晨光熹微或暮色朦胧中，一柄柄白花擎起，隐约如绿波上的白帆，不知驶向何方。

宗璞《报秋》

古鸟夜啼 玉簪

金 元好问

花中闲远风流。一枝秋。只枉十分清瘦不禁愁。人欲去。花无语。更迟留。记得玉人遗下玉搔头。

玉簪花，最先喜欢的是这个名字。

不用猜不用想，这必定是一朵颜色素雅像一支光洁细簪可以插在女人云鬓的花朵，你说稼轩名句里“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那支簪是否和这朵玉簪花一样玲珑剔透？

无意中翻书，眼光停留处看到了金时文学家元好问的这首词，写的是秋风中自开的一枝玉簪花，不由喜欢上词里那流水浮光的萧瑟时光，惆怅的，却水灵的，深深浅浅如风痕，弥漫着幽婉之气，惹人怜惜。

那心中的怀旧与安静，也一点点跑出来，像浅秋里悄然怒放的玉簪花，新颜复古香，繁华又荒凉。非常矛盾，却让你忘不掉，也不肯忘。仿佛是，一定要将那些缠乱的纷沓心事，刺成图

腾，揉入到身体里去的疼。

你看这枝玉簪花在风中飘零，便知道夏天已经过去了，寒秋已经冒失失来临，花看上去细细的，无力地垂在枝上，那么清瘦弱不禁风的样子，真让人担心会被风雨一下吹落了，好像人到了别离的时候，连这花儿都难过得说不出话来。萧条秋气味，总是离别天，未走也得走，这一朵玉簪花请一定记得别落下要插到心上人的发鬓上啊。

对于喜欢诗词的人来说元好问的作品一定不会陌生，尤其那句“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最开始听到这句话是在金庸的小说《神雕侠侣》中李莫愁的感叹里，再后来暴露年龄的歌曲，姜育恒唱了琼瑶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梅花三弄》主题曲更是断人肠。

问世间情为何物出处是《摸鱼儿》：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邱处。

作者在词前小序中说：“大和五年乙丑岁，赴试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旦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予因买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为识，号曰雁邱。时同行者多为赋诗，亦有《雁邱词》。”

这就是说，雁殉情而死的事，强烈地震撼了元好问的心。当

他再次来到太原，在汾水依旧潺湲岸边，望着潺湲流水，想着变幻的人事，寻着当年自己把那只殉情而死的雁在汾水边掩埋做的记号，他写下了这首词。大雁都能为爱而死，何况人呢？世上总有多情种，世上也总有痴心人。

有时候喜欢一个人、一首诗、一首歌，不是因为人有多好、诗有多美、歌有多动听，能让你不由得被吸引和感同身受，而只是因为你心里有相似的却不为人知的惦记和念想。

所以当你走在山长水远的路途上，也总会流连一个似曾相识的山明水净的微笑、一种念念不忘的千回百转的柔情，这人间烟火里渐次迢递的归来与去兮，也终会累积成你记忆里一汀烟雨的回忆。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遗山先生，金代著名文学家、诗人、历史学家，山西人，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官宦人家。他的祖先原为北魏皇室鲜卑族拓跋氏。元好问出生后七个月，就过继给他的任县令的二叔父元格（后元好问称他为陇城府君）。我查阅的资料都显示这位鲜卑族拓跋氏的少年天赋很高，7岁作词，15岁的时候已经是才情斐然。元好问出生后到21岁前，一直过着优裕的公子哥儿生活。和大多文学天才一样，虽然学习好，但是性格必然有些骄傲不妥协，所以他还是没能考中如意的科名。

元好问生活的时代，正是金元兴替之际，金朝由盛而衰被蒙古灭亡。蒙古本是金的臣属，崛起后征伐四方而灭掉金。在这样大战乱大动荡的荒乱年月里，元好问也经历了颠沛流离逃难的痛苦生活。

再说下玉簪花，百合科植物，其色洁白，而得名曰“白

萼”。还因其形如鹤如仙，称之“白鹤仙”。“玉簪”之得名，和我们的字面理解一样，是由于它那洁白如玉的花朵极似我国古代妇女发髻上簪子的缘故。不过又因这花朵在未开放之时，犹如白玉搔头一般，又得一芳名为“玉搔头”，风情雅致得很。

《西京杂记》里就提到：汉朝皇宫花园种玉簪花，其花含苞时，洁白似玉，形似簪头，汉武帝宠妃李夫人取玉簪花搔头，此后宫人皆效仿之，因花而得名。明代李东阳用这个典故写了一首《玉簪》：

昨夜花神出蕊宫，绿云袅袅不禁风。

妆成试照池边影，只恐搔头落水中。

这首诗采用拟人方法，人花相映，两兼其美。作者把玉簪比作花神、“蕊宫”，在花指花蕊；在花神，为神居之所，即蕊珠宫，道家传说中的仙宫。“绿云”，绿叶如云，也比喻美女发密如云，黑泽光亮。“袅袅”轻轻摆动的样子，亦指女性体态之纤长柔美。“不禁风”，进一步形容身躯之娇柔，亦指柔花不禁风吹。“妆成试照池边影”，写花神盛妆，水边窥影。“搔头”指簪，簪因玉制成，而叫“玉簪”。玉簪佩于花神的发丝上真是形影成趣，愈发显得花的娇俏也愈发衬得神女的出尘。

宴罢瑶池阿母家，嫩琼飞上紫云车。

玉簪堕地无人拾，化作江南第一花。

这是宋朝诗人黄庭坚写的玉簪花，黄庭坚是名副其实的江南才子，诗画也都有浓郁的独属于江南的灵秀与清雅。这儿花儿虽然美啊，但是在江南这种落英缤纷的地方，玉簪落在了地上也就落了，不会有人去稀奇地捡起，花自开谢，如日升月落，不过是

规律，就不要纠结了，这才能够大气地担当“江南第一花”的美誉。

我虽然一直生长在这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烟雨江南，但是仍然对这片土地有两两相望照水临花不能释怀的迷恋……江南是我心中长河落日下永不会迷失的璀璨，也是我在尘世风烟中汲汲远行不会迷途的原乡。

我是这么急于认可诗人对玉簪花的态度，没有那么多缘起缘灭的水悠悠，肠空断，带着几许随意，带着一份淡然的赞许。

——这才是一朵开在江南水雾里不屈不挠的花啊，花落无痕，花开从容，不为谁能看见，不问谁对谁错，千重云浪，万里清歌，只为尊重一场宿命的开阖。

瑶池仙子宴流霞，醉里遗簪幻作花。

万斛浓香山麝馥，随风吹落到君家。

这是王安石用女子的口吻对于玉簪花的描述，王安石也生长在落花如雨的江南，见惯了好花满船，乱红铺路。自然这玉簪花在江南也只是极为平常的花，即使如玉如簪摇曳，但反正风一吹过漫山遍野都有这花香飘过也都有这乱花飘落，所以落了就落了，不算可惜。只是女儿心思脉脉含情一片，多希望有一朵玉簪花啊正好随风飘到她正思念的那位良人的家中去。或者她更想成为那一朵随风飞舞的花，依靠在他的西窗前、书案侧。

若是可以，真想在他耳旁轻轻问：“喂，那谁，你看到我没？你说是花好看还是我好看呢？”声音流光滴翠柔弱却一下就能沁入他心田。

这样随风传情的故事北宋还真的有一个，但是传情的道具不

是玉簪花，是红叶。

话说那时有一个叫张实的人，他写了一部《流红记》，故事说的是唐僖宗时，有书生于祐在御沟中拾得红叶一片，上有韩氏宫女的题诗四句：“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祐自此终日思念，于是也取了红叶，题诗二句：“曾闻叶上题红怨，叶上题诗寄阿谁？”然后放于御河顺风顺水而下。无巧不成书你是知道的，这情书流入宫中，又为韩氏宫女所得。就这样郎情妹意你来我往一段时间后，终于，韩宫女也熬到了出宫的日子，于是于祐喜极而泣立即娶她为妻。

不知王安石写玉簪花随风到君家是不是也想到这个红叶随风的故事了呢？古老的年华里，所有几经周折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值得骄傲的圆满都来之不易，但这其中的坚韧与隐忍哪是一朵花、一片叶能明白的呢？

在最深的红尘里，在爱情已经稀少的今天，是否还有人等你在时空的彼岸，是否你甘愿为一个人长久地等待，而你依然不吵不闹、不问结果，安安静静自己想做的事，明媚灿烂地过着因为等待而灿烂的每一天。

记得徐悲鸿先生曾画过一幅以玉簪为题材的油画，整个画面充盈着冷凝紧实的绿意，几朵吹雪溅玉的白花巨大的绿叶中次第绽放，素颜艳骨，带着些微寂然的敏感，仿佛一个人自知最好的年华已去，淡然而自尊地认了命，从此用安静回应世界的浮躁。这样的美，多半不是显著的、惊心动魄的，但却让人过目难忘，像梦的碎片一样潜入观画者心底最隐蔽的角落，这应该算是对玉簪花清丽脱俗最相得益彰的点睛了。

至今，玉簪花仍然在江南月下流转低吟的清歌。

她并非每天都快乐，但也不会轻易让细琐痛苦掠夺了自己的祥和，她贪爱这红尘的冷暖，和每一份青碧的光阴。即使偶尔也会有浅泪莹莹，但依然会在静默如禅中穿过烟雨万重舟，因为她会为了遇到更好的他而努力珍惜美好的自己。

当尘埃纷落，几度春秋，我知她必会得到一个不拖泥不带水的清澈结局，那是她一直在等待的——暖。

二、牡丹，名花倾国两相欢



——台上的戏已唱罢三折，戏里的花已落过三春，灯还不见暗，你等的人，怕是不来了吧？旅人，请收了这锦帕，认着我这，粉墨登场的人。台上的戏已唱罢三折，滴漏的夜色已过三更，梦还不见醒，谁去说破这水月假空花，寒山、老僧，请点了这冻蜡，着了这袈裟，度化了这些，戏梦人生。

《惊梦》扎西拉姆·多多